EXCHANGE
5731
H-20

5731
H-20

新與舊

作者：李欣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章

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版

DUPLICATE
[illegible] LIBRARY

Wright Project 1947

「七七七」文藝獎金獲獎作品

新與舊

（小說）

作者　　李欣

散文類　　乙等獎之一

No longer property of
the Hoover Library

HOOVER LIBRARY

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章

C658

JUN 1 '55

JUN 1 '55

晉綏邊區呂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晉綏分店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

EXCHANGE
JUN 1 '55 Hoover

5768
4478

新與舊

一轉眼，就是七年，日子過得眞快！二排長，你說，咱們的鬍子爲什麼會不長!?三七年你老婆替你養的小子，現在恐怕已經有一桌子高了。這七年，日子過得可眞夠瞧的，苦辣酸甜，要甚有甚。世道變的更快，一想起從前，就好像是想着老一輩子的事情似的。你瞧，婆姨們把頭髮剪得禿尾巴鵪鶉一樣，不僅敢滿街跑，而且當起這樣代表、那樣英雄，跑到人臉前來啦。如今，男子漢的拳頭可就只能瞞詐唬，不敢在那軟煦煦的身上亂招呼了。再待二年，你回家胒（註一）你婆姨時候，一定得要低聲下氣地，要不，恐怕還要你睡冷被窩咧！你別哼，不要以爲當了七年兵，敢和日本鬼子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什麼軍事、政治、文化都提高了，在你老婆眼裏會比以前更厲害些，那就想錯了。也許她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會更喜歡你，但她不會怕你了。你笑啦，你也承認我的話對吧。在根據地裏，什麼都在進步着，一年一個樣子，一天一個樣子。譬如，這年頭，再不給督軍當兵，也不給主席納糧，由老百姓自已當家，這事情那一輩子有過！再看，在老鄉眼內，軍隊還是不是吃糧的老總，不是了，是子弟兵和同志了！至於光景，誰都看得到的，老百姓忍氣吞聲、挨餓受窮的日子已經過去了，現在是減租減息、變工生產、大家刨鬧過好日子的時候。 哎呀！這些翻天覆地的事情有多少呵！你仔細想想看。

就拿你說吧，七年的功夫，你變了多少?!我不同意你的說法，我覺得不是不少，是太多了。依這裏說吧，三七年你參加隊伍時候，沒有拿過槍 ，不認識字，政治是一滿解不下，剛到五寨不久，因為老婆捎來一個口信，曾經哭過一次鼻；還有個賴排長，他過去當過土匪，是從舊軍來的，他灌了你一頓臭米湯，你還動搖過，差點沒跟他跑掉，還有……。不要不好意思，我不是成心挖你的老根子，好同志，我現在很佩服你。不過我想，只有比較過去，你才更懂得咱們黨的偉大，才更體會到過了幾年革命軍隊的生活，是非同小可，它是怎樣教育了我們，才曉得你的進步有多麼大。有些地方罵人，常說「你要想改頭換面，除非回一次爐」。人再鑽進女人肚子裏回一次爐，這是挖苦話，那可辦不到；但是在革命隊伍裏鍛鍊幾年，脫胎換骨地變成新人物，可就頂回一次爐還保險。想想你現在吧：是共產黨員，是生產模範者，是戰鬥英雄，又是排長和戰鬥報的工農通訊員，那一個不是值得眼紅的光榮稱號！要是時興印片子的話，你的片子上，芝麻粒的小字黑壓壓的一大片，拿出來簡直能作戰士文化課本，夠威啦吧！不要以為這不算什麼，這是了不得的事情。你，一個攬工受苦的莊稼漢，連三天冬學也沒上過，聽的是狗咬驢叫，看的是坷垃糞蛋，什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斯大林格勒、包圍殲滅、練兵習武、準備反攻，都是趕麵杖吹火——一竅不通，現在是打得、說得、做得、寫得，依我看，比咱們那蕭教育幹事，那是個中學生咧，還多幾分本事，誰能說這不算什麼?!從老祖宗到現在，幾百輩子了，誰看到過這種希奇事。

對的，這也可以說是很平常，八路軍裏有千千萬萬像你這樣的人物；但也正因為這樣，共產黨和八路軍才顯得眞正偉大。這是黨的功勞，一點也不錯，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嘛！記得西北軍的將領馮治安，在一個地方對着學生談到他們軍隊，這樣的講：「我們開的是打仗舖，我們不怕打仗，我們是專門打仗的。」咱們八路軍可就不同他們一樣。自然，我們也打仗，也不怕打仗，又最會打漂亮仗；

可是我們不是對打[illegible]有糧，或者想依靠打仗發財，我們打仗是爲着要活下去，受苦人要翻身，老百姓要翻身，中國人要翻身。誰壓住咱們不讓翻，咱們就揍他；他要還手，就把他揍死。我說，舊軍訓練出來的是兵痞；咱們培養出來的是戰鬥英雄。共產黨要建設新中國；咱們是黨的武裝，那麼咱們就不能是廢鐵，就應該是精鋼。七年來，黨把我們養大成人啦，住前綫大學也學到了一套本領……。好同志，這不是吹，更不是驕傲，你知道，我們向來是三個制錢放兩下裏，一是一，二是二的，我們最不贊成驕傲；我是說，只要我們有些進步，我們就得知道，醋打那兒酸，鹽打那兒鹹。

這話說得好：我看到根據地老百姓過這樣民主自由的生活，就覺得七年的血汗流得有價值；爲着這種事業，死掉也一點不後悔。憑着這話，也會知道你是一個好同志。晉西北的老百姓很清楚，八路軍沒來和新政權沒建立起來以前，他們過的是什麼生活。對，是牛馬生活。窮人更不用說，受的牛馬苦，吃的猪狗食，作夢也過不上好日子。遠的不去講它了，將來很多人要算這筆賬的，就打抗戰以後說起吧。你聽到過機槍班長張志仁的故事沒有，他在回憶晚會裏談過。呵；那時你住在醫院裏養傷。眞是聽着令人痛心的事情，可是那生活，許多老百姓是經過來的。

張志仁同志很會講話，我學不來，也許不能完全講出他的感情來。

正是太原丟掉前後，許多大官兒，大軍官，大老爺們，把他們的姨太太，婊子，金銀細軟，甚至連他們的金漆馬桶，都一起裝上火車汽車，亂烘烘的逃走，把他們多年搜刮的老百姓像破布一樣丟掉了。甚至連他們平時用來敲詐鎮壓老百姓的軍隊也丟掉了。那些潰兵——包括晉軍、川軍、中央軍，還有說不清是那部份的國軍，像成羣野猪一樣地亂竄着。豺狼餓虎般的敵人還沒有來，這地方成了野猪們橫行的天下。他們騎兵變成步兵，砲兵變成騎兵，步兵變成輜重兵（註二），走過的地方就像洗了一樣。人們都生活在謠言和恐怖裏：從縣裏跑回來的學生嚷叫着日本鬼子怎樣殺人放火，大路邊逃

來的親戚傳說着潰兵的禮害，一個有身份的財主告訴鄰居紅軍又來到山西，要大家小心，還有那個供神吃道的巫婆到處在講：什麼星宿在什麼地方出世啦，天下要大亂三年，在劫者難逃那一套鬼話……。本來比較僻靜的小村，經這一鬧，好像剛開了鍋的稀飯，到處在不安的聲音和騷動裏熬煎着。

一天早上，有些人還沒起來，不知從那裏竄來一股潰兵。哎呀！說起來那裏是兵，簡直是土匪。唉！就算他兵吧，往年舊社會裏兵和土匪還不是弟兄兩個比𣬈𣬈——一屎樣。他們牽着騾馬毛驢，馱着花紅柳綠的包袱，一匹青色騾子上，還帶着一位眼睛紅腫說不定是那裏造孽人家的閨女。這些丘八老爺一進村，滿身帶着殺氣，很快把警戒佈置在村口，拿着新步槍，分散衝進宅子比較完整的幾家鄰居家裏。

完全如意，在這些家，他們沒有碰到抵抗。所看到的人們都是帶着驚鬼的神氣，死牛的眼睛和奴隸的世故笑容。他們勝利了；全村像竄進惡狼的羊圈，充滿着嘈雜、混亂、絕望的聲音氣息。

張志仁是給本村一家富農攬工。那天，掌櫃恰巧到姐姐家弔喪去了，留給他一個倒霉的缺。中央軍進家之後，把他捉住就問他要救國捐一千元，並且指明非白洋不可，不要山西的鐵路票和土貨券。他聲明着他是長工，連那掌櫃的十歲的小兄弟也講他是僱來的人；老總們總是不相信。硬說：

「山西人，奴隸性，捨命不捨財，把他吊起來！」

他被吊起來了。皮鞭抽打，香把熏背，把他搞得死去活來。後來只是在另一個丘八把掌櫃的老母親鏈打了一頓逼出來三百多元白洋以後，或者由於他們疲倦了，酒醉飯飽要想睡覺吧，這才把他丟開了；但也沒有放他。他用眼睛把小掌櫃喊過來，替他慢慢鬆解手臂上的繩扣。

在屋裏，兵大爺們要休息了。老婆婆帶着老母雞的機警拉着自己的兒媳婦和閨女要出去時，兩個年輕的婦女被一個醉醺醺的大兵攔住。

『老總，』老婆婆渾身都顫抖起來。『她們是年輕女人家……』

『要的就是年輕女人嘛！』

『這可不能，老總，誰家沒有三大四小……』

『媽的屄！』照住跪着的老婆婆就是兩脚，一邊往門外拖一邊罵，『要不是你年紀老，你也躲不過去。老爺們打日本辛辛苦苦的，婆姨們慰勞一下怕什麼』

對他們這樣的抗日戰績，再講下去我的嘴就會不乾淨啦，我們簡單一點吧，誰能忍心說下去呢！

正是時候，有一班八路軍趕到這個村子。大家都記得，自從平型關大戰以後，八路軍的抗戰威名，說起來連日本人都發抖的，而在這些所謂老總們的腦子裏，也抱着一種神秘的感覺，現在一聽見這個名字，都立刻害怕起來了。很快，也同樣沒有抵抗，這幾十個兵匪難分的人物滾出房子和被窩，順從地繳了槍，但偷偷地把洋錢袋子往身上各處藏着。

八路軍那個班長集合中央軍隊們在場面上談着抗日救國的大道理。也許對他們太客氣了，我覺得；他們應該得到的是子彈而不是道理。一個八路軍戰士跟着村長調查並通知各家去場面上認領錢物，又要村長派兩個人護送那個被搶來的女孩子回家。這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好多老鄉簡直有些迷瞪（註三）了：這就是過去什麼總司令司令長官及財主老爺們所宣傳的「殺人如割草」（註四）的紅軍呀！他們房子也不進，東西也不拿，開口都是笑眯眯地，有禮貌的稱呼着老人家老太太……八九個人規矩矩坐在場裏，寬大的制服，受苦人的臉，竹子編的圓拍拍（註五），草鞋，那麼顯明引人的八路臂章，旁邊是一大堆槍和收攏來招領的財物。……去年春天就有不少人傳說紅軍經過的村子對待老百姓很好，不打罵人，吃東西還給錢，連鷄毛都不拔一根。可是那時候誰敢相信呀，老爺老奶奶們是沒告訴過世界上會有這些事呵！空氣慢慢緩和下去，一些女人小孩子丟掉了害怕，帶着與其說是驚訝勿寧

說是好奇的神情，拖着自己的脚慢慢地移過場邊來。村人很熱情地給這個班做了些飯，還炒碗鷄蛋。他們吃過飯，一定要開粮食和菜錢，老鄉說什麼也不收，結果還是留下一個條子。飯後，他們唱起歌來。沒有怎樣召集，圍攏來很多老鄉。於是他們講着八路軍在平型關雁門關井坪還有什麼地方打的勝仗，要老百姓組織自衛隊，參加抗日游擊隊保衛家鄉。有些話老鄉聽不懂，但他們不住地點着頭，當八路軍帶着中央軍隊和馱着槍械包袱的騾馬離村時，老鄉們用親切眼光追着他們的背影。

8 那時，八路軍的名字，在老百姓的嘴裏傳說得像神兵一樣。咱們一二〇師出現在井坪平魯——敵人的後方，忻州崞縣雁門關敵人的交通綫上，以及晉西北各縣潰兵蹂躪的地方，收復平魯井坪，大戰雁門關；截斷進攻忻口敵人的後路，收容肅清了潰兵，到處組織和武裝着老百姓，日子過得才算有了個方向。

晉西北的局面剛一穩定住，很多舊軍和衙門又出現了，把舊光景差不多原封搬了出來。軍隊是很少打仗，老百姓挖苦他們是估炕（註六）隊伍。大小官長們帶着不少的太太住在清僻靜山溝裏抽大煙喝酒賭錢；但對於官長這日子過的是多麼辛苦呵！感情沒處發洩時，就打罵一下士兵和老百姓，誰能說這不應該呢?!常言說，父打子不羞，官打兵不羞，兵打民不羞，還在舊光景裏據說是很合理的呵！當兵的要粗笨一點，除了吃喝賭錢打人挨打以外，就要跟青年婦女吊膀子。自然，在這種交道裏！對於我們的青年姊妹是不公平的，她們被人家玩弄着，隨後又辱罵着，加重着痛苦的負担。那年歲，我們老百姓就被騎在脖子上拉些屎尿，又能算什麼呢?

11 各級官老爺，很多地方都穩坐在自己應該坐的地位上，縣衙門依然是掛着「有一分閒且耕爾地，無十分寃莫進吾門，」古雅門聯的老縣衙門。可是這年頭，流年不利，對於官老爺，是不如意事常八九；日本鬼子一點不客氣打進來了；八路軍的政治影響和勢力這樣擴大着；司令長官什麼鬼迷了心組

織了犧盟會動委會這些討厭機關，還搞的有新軍，哎呀呀！都是禍害，最可恨的是老百姓也不安分守已了，跟着共產黨亂跑，眞是組織起來是個亂子，不組織又是個空子……這些都是使官老爺神經衰弱的地方。事實上，原封舊光景搬出來行不通了，這裏就展開了猛烈鬥爭。

唉！你瞧，我把話囉嗦到那裏去了，咱們還是談機槍班長張志仁的經歷吧！

他家是很窮苦的。父親是個老實的農民，對什麼人都是啞吧拜神——多磕頭少說話的，在田裏受苦一輩子也沒直起腰來，一年辛苦打下的糧食，一多半都叫財主拿去了，臨死連四大石斗債都沒還清。母親是個母牛一樣壯的女人，敢說敢為，可是一個婆姨家在過去那個日月裏，你有天大本事，還不是黃鶴樓裏的趙子龍，一點本領也施展不開麼！他那老婆據說還漂亮，性子棉花團一樣，替他養了一個小女孩。騎兵軍駐在他們村裏，新的不幸又來了。

張志仁的老婆被騎兵軍一個連的特務長掛搭上了。那個滿臉肥肉鼻尖出汗的傢伙是這樣驕橫，公開當着丈夫和婆婆的臉向那女人調笑。張志仁看在眼裏，恨在心中，到晚上把老婆殺猪般捶打了一頓。一個貧苦但是和睦的小家庭，現在像充脹着悶氣的尿泡，似乎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破裂。

進入戰爭年份，不少地主讓土地荒了，張志仁找不到工作。租種人家二十九垧地，因為差使煩多，不能專心勞作，收不到多少粮食，給了租子後只剩下幾顆顆，不夠大小四口人吃。可是錢粮捐稅却是少不了的，村閭長的心是多麼黑呵，出差出錢都先儘窮戶攤派，拿不出來的時候就只能增加斗債印子錢（註八）的數目，典押自己那幾垧地。

特務長存心找彆扭，叫連上弟兄抓張志仁的差，一下子就拉到靜樂寧武走了個把月，有次在路上碰上敵人，只差點點沒把性命送掉。張志仁氣憤極了，心想：你為了霸佔我那老婆就這樣送我死麼！日子既然過不下去我就不能白死，我一定拚死你一個。他這樣想，就在那隊伍向嵐縣方向移動時跑掉

。黑夜他進了村，才知道那些灰隊伍昨天剛開走，於是放心大胆地回到家裏。

氣往那裏出呢？他認爲歸根結底還是臭騷婆姨惹的禍害……。他飯也沒吃，把孩子送到母親那邊，關住門，把女人的衣服剝掉，什麽話不說，拿起爛皮繩子就亂抽一頓。女人沒有大聲喊叫，一把抱住他的腿，跪在那裏哭着說：

『娃他達，你眞這樣狠心，狠心把我打死麽?! 也等我說幾句話再死吧！我下賤，我該死，可是我不過是個婆姨，當人家當兵的動槍動刀時候，還不是任人家要怎就怎。你一個男子漢，教人家欺負得要死，又有什麽辦法呢！就把我打死，最多出你一口寃氣，可是我們還是受了人家欺負呀！我死了剩下娃和你，又有誰可憐呢！……』

張志仁抱住那遍體鱗傷的老婆哭了，他們把苦痛流在眼淚裏，他們哭了很久。

「這日子怎麽過下去呢！」老婆問着。

「不能這樣過下去了，我一定要當兵去！」

晉西事變開始，在決死二四縱隊暫一師工衛旅和老百姓的打擊下，那些和日本勾結想消滅新軍和抗日羣衆組織的老總們和老爺們又夾着尾巴滾蛋了。這一次，是眞正永遠的滾蛋了。新的抗日民主政權建立起來，老百姓到了揚眉吐氣的時候。但人們並沒有休息，緊接着和日本強盜展開激烈戰鬥。

日本鬼子是不讓我們建設好一個家庭，他知道這不僅是個家庭，而且是個嶄新的中國，也不讓我們過好光景的。爲這問題，四〇年我們和那些野獸簡直沒有停地你死我活拚了一整年——春季反掃蕩，夏季反掃蕩，百團大戰和冬季反掃蕩，還有說不盡名字的大小戰鬥。就在這年春天，張志仁跟晉西北成千成萬的青年一樣，投到八路軍來；拿起武器，參加了建設和保衛晉西北的鬥爭。這一年：張志仁流了血；但最使他念念不忘的一筆血債，是他母親所流的血。

在夏季反掃蕩中，到處受打擊的敵人竄到張志仁他們村子去了。由於路熟，他被派參加偵察組去完成某種任務，夜裏，天很黑，下着小雨；他們小心但是非常緊張地走着。離村還有三四里地，張志仁就領着偵察組轉向一個沒路的去處走。他知道這裏有一條非常不惹人注意的小溝，在荒亂時光村裏的人經常在這裏躲藏着。快到一顆小樹跟前，他看見一團黑影從樹後狗一般的向左手小溝裏鑽去。

『不要跑，我是張志仁……』他用低而急促的聲音喊着。『你是那一個？』

『你是志仁，你後面那幾個是誰？』

『你是貴生哥吧？不要怕，後面幾個是咱們的隊伍……』

『你帶他們來幹甚？村子裏有敵人。』

『就是因為這村裏有敵人我們才來的。』他向前走了幾步，為了安定對方的心，低聲問道：『家裏的人都在這裏吧？』

『在是都在，不過大娘……』話沒有說下去，又轉了口。『進去看看吧？』

簡短的話裏有一種什麼感情，從黑暗中突然地刺了一下張志仁的身心，他顫抖了一下。本來想要問句什麼，但話到嘴邊又打頓住。他回頭招呼了一聲同來的戰友，幾個人沉默地跟着貴生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上摸索前進，最後，停在半山裏一個僻靜的窰洞口前。

『志仁來啦。』

聲音雖小，但顯然窰內的人都聽到了，緊跟着是一陣輕微的騷動。因為窰小，貴生和偵察組其他同志都留在外面，張志仁彎着腰提着腳瞎摸進去。窰裏的氣味相當壞，他從女人堆裏爬着。在什麼地方一不小心，臂肘碰着那家小孩的頭，小孩剛一裂嘴，就被當母親的手掩住，一邊撫拍着一邊威嚇着，小孩把哭聲又咽到肚裏去了。

『你回來啦？』是老婆的聲音。『怎麼這時候……』

『我回來有事情，外面還有幾個同志在等着。媽呢？』

『媽在這裏躺着，她整整叫喚了一天一夜，眞怕人！睡着還不久……』

『她怎麼啦？』張志仁擠在他女人身邊蹲也似的坐着。

老婆低聲告訴他，媽在敵人進村時沒有來得及跑出來，和醜孩他達，醜孩他媽，還有賀駢駒的婆姨都被敵人捉住。敵人住在賀福生賀貴生四弟兄的幾所院子裏，一進去就把門窗桌椅當柴燒了。他們拉着醜孩他達要他給找婆姨女人，醜孩他達一味裝聾賣傻，日本鬼子生了氣，一刺刀把他戳死了，聽說現在死尸也給洋狗吃掉半截啦！駢駒的婆姨眞遭孽，連裹脚布都給解下來，就那樣一天不停的這個人上去，那個人下來，現在也許糟蹋死了。媽和醜孩他媽，因爲是老婆婆，就叫脫掉衣服在院裏跳給他們看。後來，那些牲口幾個人拉着她倆往花女子家拉，也不知道去作什麼。媽已經準備死了，就掙扎着罵着。一個鬼子照着媽腿就是兩刺刀，媽痛昏過去了；幾個牲口大概帶着醜孩他媽進了花女子家。後來，總算抓來的民夫中有幾個好人，把衣服給媽穿上，說是抬去埋掉；到了村口，他們就把她放了。媽好容易爬到咱達的墳邊，她也許是想去尋死，正在那裏哭咧，去村頭探他婆姨消息的駢駒給坻兒子哨兵發覺跑回來了，這才死拉活勸地把她拖到這裏。一夜一天，她一會兒清醒，一會兒昏迷，一陣哭，一陣兒叫，像瘋不瘋地眞怕人！腿上的血流的太多了，褲子完全變了顏色。今天後晌她似乎好了些，再三再四地跟我說：『我活不了幾天啦！我死掉時候，你要把我的血褲留下，交給你男人，告訴他這是他娘流的血。他要是孝順兒子，他就不要忘掉這條血褲，再多的話我也沒有了。』你今天晚上回來啦，把媽叫醒，你見見他吧。

張志仁早已經忍不住眼淚了，但仇恨燒乾了那些淚水，他擦了一下眼睛，拉着他女人的手。

『不要叫她，讓她安靜睡一會吧，這就算見到了她。』他嗓子裏有點哽咽，但只略頓一下，一邊親切地捋着老婆的手，一邊照常說下去。『媽要眞是老了，你記住，給我留住那條血褲，我一定要問你要的，那時家裏就剩你一個人了，好好照養咱們的孩子，我死也不會忘掉你的……』

當老婆有着某種預感，拉住他的手要說什麼時，張志仁站起來說：「我該走了，外面還有幾個人等着，今天晚上……』硬着心腸，說了半截話就出來了。

「你記得吧，那一次偵察組的任務完成得是很好的。他們不僅是摸到敵人院裏，幾顆手榴彈打翻七八個敵人，他們還活捉了一個鬼子。那次戰鬥裏，張志仁是很勇敢的。以後每一次戰鬥，也都是這樣

在回憶晚會上，張志仁還講到他家裏現在的情形，那就和過去大不相同了。經過村子連年的幫助，他的婆姨也眞能幹，在家頂女人，上地頂男人，一個人種了十大幾垧地，不僅債還完了，地贖回來啦，而且日子越過越好。今年，他婆姨給他捎來這樣一封信。

「自媽死後，家裏只剩下我，一半婆姨一半漢的忙着。小簸箕灣和沙梁上的十垧地都贖回來了，連那柳樹溝的半畝水地，我都沒讓他荒掉一點。這兩年不吃救濟糧了，公家也不問咱要一顆顆，打下的糜穀山藥蛋黑豆儘夠我娘們吃的。我還抽空紡綫，去年紡了三十一斤綫子，賺來一石多穀米，連新衣服也穿上了。村裏對抗屬優待很好，每年總要幫咱十六七個工。我打算明年不要人家幫了，再開四五垧荒地，秋後出幾斗公粮幫助公家，還要學會織布，向人家勞動英雄白全英學習。孩子已經能幫助我做點小事情啦，去年我和孩子都上了冬學，孩子學會一百多字，我的心笨，才認會六十三個字。我們過的很好，你不要操心。你在軍隊裏缺東西，給我捎個口信，我找人給你捎去。共產黨待咱們好，咱們要好好報答才對。你沒忘掉我們娘們吧，半年也不打個信。孩子的耳朵流膿，想請胡家岔牛先生看。喂了一隻站羊。」（註八）

他把儒啥完後，興奮地說：「想不到的都有了，這光景我沒說的。頑固炕墶和日本鬼子害得我們一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共產黨八路軍救活了一家人的命，還把我們往好日子上引。要是有人還想叫我們過舊光景受欺負呀，教他問問我那老婆和死掉的媽去，人和鬼都會吃掉他的。」

他的經歷就這樣算講完了，你說，你聽着心裏有什麼感想？這兩種生活簡直是兩個世界呀，爲了還新的生活，七年來我們拿出多少血肉代價，戰爭教會了老百姓清楚的愛和恨，只要一品味過去，誰不從心窩裏感謝共產黨八路軍啊！

你也想談談你的家庭情形，我很喜歡聽，你爸爸不是半月前剛來過[illegible]麼，爺們兩個談了一夜家常話，該什麼都講了吧？你最好把現在老百姓過的好日子多說一些，因爲不少人是人在福中不知福的・至於過去的，就讓它永遠過去吧！（完）

註一：既——瞧看的意思。

註二：騎兵變成步兵，砲兵變成騎兵，步兵變成輜重兵——這是抗戰初期山西民衆挖苦晉綏軍中央軍的潰兵們的話，內言騎兵丟掉馬，砲兵丟掉砲，步兵搶來牲口包裹，不像軍隊。

註三：迷瞪——莫明其妙的意思。

註四：「殺人如割草」——三六年春，紅軍東渡抗日，閻錫山用一切力量阻止紅軍，製造「反共歌」在羣衆中進行欺騙宣傳，內有「共產黨殘忍殺人如割草，無論貧富皆難逃」。

註五：竹子編的圓拍拍——竹斗笠。

註六：估烷隊伍——諧抗戰隊伍晉，言這些晉綏軍不抗戰只壓榨老百姓。

註七：斗債印子錢——斗債，糧食債。印子錢，高利貸款。

註八：站羊——老百姓家裏喂羊的一種，不去地裏牧放，在家用糧食喂，肥了吃肉。

定價：九十八元